

禅与中国

柳田圣山著 毛丹青译



禅 与 中 国

新 知 文 库 73

柳田圣山著

毛丹青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柳田圣山

無の探求〈中国禅〉

日本角川书店1981年第12版

新 知 文 库

禅 与 中 国

CHAN YU ZHONGGUO

〔日〕柳田圣山著

毛丹青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7印张 102,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ISBN 7-108-00083-0/B·31 定价 2.00 元

“文化：中国与世界”

编委会

主 编：甘 阳
副 主 编：苏国勋
刘小枫

编 委：
于 晓 王庆节
王 炜 王 焱
方 鸣 甘 阳
纪 宏 刘小枫
刘 东 孙依依
杜小真 苏国勋
李银河 何光沪
余 量 陈平原
陈 未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赵一凡
赵越胜 徐友渔
钱理群 黄子平
郭宏安 曹天宇
阎步克 梁治平
特约编辑：卞崇道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佛陀的冥想	(17)
第二章 乐道颂歌	(28)
第三章 奇迹的魅力	(38)
第四章 宴坐——大乘的坐禅	(58)
第五章 般若波罗蜜	(74)
第六章 一行三昧——原初的安定 ..	(92)
第七章 本知的立场	(110)
第八章 从体到用	(126)
第九章 平常心是道	(138)
第十章 什么是人文?	(155)
第十一章 无字的发现	(171)
附篇：关于禅的对话	(181)
一、禅是“无”吗?	(181)
二、西田哲学的功与罪	(183)
三、《临济录》《碧岩录》《无门关》	(185)
四、对无的再认识	(186)

五、禅思想的拓展	(189)
六、“空”的实体	(192)
七、从禅到止观	(195)
八、中国禅的起源	(198)
九、语录的出现	(200)
十、《临济录》的本质	(202)
十一、临济与普化	(205)
十二、禅的变质	(208)
十三、苦行不是禅	(211)
十四、从中国禅到日本禅	(214)
译后记	(218)

绪 言

○ 禅 的 起 源

禅起源于古代印度人的瑜伽，它是人与宇宙冥合的智慧。禅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远古公元前二十世纪。禅的梵语发音是“dhyāna”，意味“冥想”；瑜伽(yoga)则是精神集中的意思。所以，禅在广义上，是瑜伽实践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它是通过修炼将精神集中于一定的对象，平息纷扰的心灵，从而获得无我的明确智慧。

印度文明虽各有深浅之别，但都具备有坐集冥想和精神的实践。如出现于公元前250年左右的《白骡子仙人奥义书》(Śvetāśvatara Upaniṣad)，在其第二章讲授瑜伽的方法，歌咏道：

让身体的三个部分(胸、颈、头)啊，
一直保持向上伸展；
让各个感官连同意识，

注入心脏吧。
他就会在梵舟之中，
荡涤精神，
渡过布满恐惧的河流。
要止住呼吸、要克制运动，
在悄然无息中由鼻孔吐气；
犹如危坐烈马惊车，
慎重地荡涤精神，
集中自己的意识。

(根据高楠顺次郎《奥义书全书》，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金仓园照《印度中世精神史》。)

○ 《薄伽梵歌》和瑜伽

《白骡子仙人奥义书》所传授的瑜伽方法，后来被《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 继承，这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印度梵语宗教诗。这本诗集讲的瑜伽实践法，和印度原始数论派哲学力主绝对皈依唯一的神是相互联系的，就实践法本身而言，也确实有一致性。这从《薄伽梵歌》第六章的前半部分，可以了解：

实践瑜伽的人，离群索居，
克制身心，舍弃贪婪的念头，
放弃自己的所有；
他永远修练。（第十颂）

在一处清净、宁谧的地方，高低相适，
这里堆着衣物、毛毡和野草，
让他铺下自己稳当的座位吧。（第十一
颂）

他坐下，把精神集中在一点，
克制内心和感官的活动；
为净化自己，就必须修习瑜伽。（第十二
颂）

（根据服部正明译《世界古典文学全集3》筑摩版）

在今天，这些诗大概都是具体记述冥想心得的最早文献。这说明，它们与后来中国和日本文献中记录的坐禅主张几乎毫无差别。今天，对求访禅道的人们来说，先要做的事情，也大致超不过这些诗的范围。可以说，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实际的冥想技术，即使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不变的。这表明，坐禅是人类所有生存方式中最佳的姿势。

○ 冥想拓展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各派宗教基本上源于同样的冥想实践，但它们的教义实际上却多种多样。这说明，同样的佛教，也有不同的发展。比如，今天的南方佛教和日本禅宗在冥想及其思想内容上，都有显著差异。瑜伽和禅的打坐，甚至连实践法都不一样。两千年来的冥想史，遍布印度、中国、日本乃至亚洲全域，它的思想与各地异质文明相结合，形成异彩纷呈的壮丽场景。从今天残存的许多遗物和文献中就可以想象，在中亚细亚、西藏、南海诸岛，也曾经出现过许多灿烂辉煌的冥想宗教。最近，正如游客们不约而同地所说的那样，在完全不同于东方宗教传统的欧洲和美国等地，也激起对实践冥想的强烈要求。

由此可知，冥想的宗教从古代印度崛起，赢得亚洲人对它的关注，实际上又各不相同。但基于这种横跨辽阔地域的事实，与今天我们对禅的共同企求，是世界多样性的交相反应。

从印度发源的冥想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

并且与多种异质文明结合，所以，若要追溯它的思想本源是非常困难的。

一般地说，笼统地谈禅或瑜伽，可能涉及很多方面，具有很难把本质说清楚的模糊性；特别是涉及禅文化或者思想一类的东西，这种模糊性就更严重。比如，石庭、绘画、墨迹等等，在今天的视觉意义上可以当作禅文化的代表，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禅文化呢？就其所知是极为笼统的，也许就不可能概括成明确的意识，也许只不过是心境上的东西。当然，这样也好。禅文化不一定用哲学体系作前提。对于每个人来说，鉴赏和理解的深浅自不相同。理解的人明白，不理解的人不明白。再说，在理解的方式上，和所谓不理解的内容中，还存在着无数的问题。

最要紧的是，今天人们对禅的关注，竟然流于情绪上的通俗化倾向。比如，最近对以佛教为中心的东方传统思想的反省加深了，因而不断计划出版各类启蒙性书籍。人们对禅的兴趣最大。为迎合一般口味，有的出版社计划出版“系列讲座”读物，他们往往把佛教各派限制在禅的范围内。这样，禅就通俗化了。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倾向不只限于今天的原因，这与中国、日本

的禅的历史有着本质性的联系。

○ 禅的超现实性

仔细想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禅在佛教各派中，恐怕最难通俗化，但它却最能产生通俗的魅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禅只是一种被选中的宗教而已，它原是宗教中的少数派。从历史上看，它从所谓出家与独坐冥想的实践开始。至少，佛教的禅起始于苛刻的出家与坐禅之道。文字有记载，要人忠实地学习佛陀的这种作法，这与佛教以前的孤独老仙人的传统有进一步的关系。就是在许多大乘各派兴起以后，禅家众人仍然专心致力于遵循最朴素的出家佛教的实践。这在今天不能视为一般的共同实践，而是一种有限的实践。本来，从小乘禅到主张大乘禅，进而超越它而确立最上乘禅的立场，是中国和日本的禅所共同的，它们原是不拘泥狭义出家主张的。但是，如前所述，作为实践的禅，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吠陀时代直到今天，几乎亘古未变。实际上，实践冥想最难与一般的现代人生活相结合。至少，它要求某一段时

间断绝与家庭和社会的来往，甚至彻底超越文化的领域。

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实践冥想终于过去了。我们必须再度了解这个事实。现代历史的方向要靠划分社会职业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这在本质上，与禅的实践和思想水火不容。正因为有其本质的不同，所以，人们也就在非本质的情境中寻求禅的通俗化。

○ 禅的思想本质

理解禅的思想本质是最困难的。从实践兴趣出发的禅，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定的体系性立场。一方面，全部佛教体系都可视为禅的思想；在这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讥笑它只是佛教思想，而不是禅的思想，而且，从本质上区别中国的禅和老庄思想也是很难的。一般人说及中国的禅思想，多数是老庄的思想，或是儒家思想。这样，什么是思想这个难题就复杂化了。

如果遵照一般的考虑，视思想为众人首肯的普遍性本源真理，那么，也可以说禅无思想。本来，所谓思想，在佛教术语中，一般是指妄想的

意思；有时转义成控制妄想的那种思维，即冥想的意思。思想常是倒退的。反过来说在禅把思想视为问题的时候，几乎都是游戏。因为，妄想把实际是空的东西摆弄成有的东西，只是玩弄光景。但现代人不采用这个狭义的佛教语言，而用一般的近代意思。禅尤其讨厌这种意思的转换。

禅思想到底是什么？如果“思想”这个词，在人的各种活动中等于精神的自觉活动，是属于广义的宗教或文化的表现，那么，禅自然也有这种东西。但是，禅必须有它被称为禅的东西。比如，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派，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它的历史由来是可能的。不过，禅不象其它佛教各派，具有特定宗祖及其教义体系，它的历史探寻之路已经逐渐迷失了。禅宗的基本文献是“语录”和“传灯录”，似乎很难从浩如烟海的禅宗史书中理出线索，弄清它们的主张和教义，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是广义上的禅问答的记录。说到禅问答，人们容易把它理解成不知所云的语言酬对。而且，研究禅的特色的人，又喜欢强调禅的超逻辑和非理性。所有这些都表示，禅与思想是无缘的。与通俗性的巨大魅力相比，禅本身似乎不具备明确的思想。确实如此吗？

○ 所谓“无”

现代学者有这样的倾向：把“无”字看作禅的思想特色。“无”是多义的，如果作为对应现实的“有”的“无”，也就是广义上指非存在的话，那么，中国的禅曾经是以无的问题为中心的。而且，日本禅宗在继承这一点上，也有相同倾向。但是，“无”能否视为禅的思想本质呢？能否进一步认为，在回溯中国的禅时，可否用无的思想来表示东方的冥想宗教之特色呢？

重要的是，印度的禅和中国、日本的禅是否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在这以前，禅又是佛教的实践基础，它的特色果真贯穿于三国的历史之中吗？佛陀觉悟的体验是否与直接兴起于中国的禅宗的悟完全相同呢？如果相同，在历史的范围内，佛陀的立场被后来的大乘佛教所超越，而印度大乘佛教来到中国，不是也被超越了吗？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相同，不如说是中国佛教徒在自身教义体系中的追求罢了。日本接受的禅经过镰仓以后的革新。从明确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禅的思想贯通印度、中国、日本而从未变动，是不真实

的。

这里必须弄清一点：一般所说的“无”的思想，其实不过是从近代时尚中所要求的立场而已。如果进而言之，它仍然是一种从近代西方回归的东方思想。即，明治以后，我们的父辈才开始接触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宗教，进而与惊人的近代文明相遇，他们在佛教与禅之中，重新寻求能够抗御西方的日本文化，但东方传统本身，显然经历过一次中断。

增谷文雄指出，佛教曾两度传到日本。不用说，第一次是经过中国和朝鲜的佛教，由我们的祖先吸收过来，这个过程从班鸠时代起，直到奈良、平安、镰仓、室町和江户时代，前后约有一千年；第二次的传入，是指我们的父辈在明治后才开始通过西方认识佛教。这两种佛教的性质未必相同。真正的统一有待于今后我们的新研究和努力。我并不认为增谷的说法是定论；但对未来佛教的展望，我们是有同感的。

○ 东方的与西方的

用现代立场讨论禅的思想意义，其问题比以

上的佛教一般情况更为复杂。草率的判断一定要避免。我们的先人通过西方人佛教研究的学术成果，学习了原始佛教，在这里已经明显潜存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因此，用“无”的立场解释禅的态度，其实是已经西化了的近代产物。东方的“无”的思想既被称为东方的，但实际上又是以近代西方为前提的。在仅仅称东方的同时，它又与近代西方有性质差别。甚至隐含了危险，即可能堕入只顾追求既非西方亦非东方的纯粹观念的危险。

这样说是现实的，比如，近代日本关于东方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受命于日本政治的要求，发扬狭窄的精神主义。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提倡东方的“无”，实际上具有从纯粹思想的问题中暴露出来的危险性。从我们记事以来，那些过去的坐禅实践和禅录讲义就已经流传开了，它们的目的在于培养无私奉公的精神和提倡天下一家的襟怀。

近代日本关于印度研究的新立场，基本上象增谷文雄先生指出的那样，是吸收了西方人的语言学文献研究和根据对文物科学调查所获得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加之对日本